

尹润生 著

墨林史話



紫禁城出版社

墨 林 史 话

尹 润 生

紫禁城出版社

封面题字：李一氓

责任编辑：栾静莉

墨林史话

尹润生

*

紫禁城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1/32 印张：5

1986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1993年5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

书号 ISBN7-80047-137-3/K·60 定价：7.80元

序

张颖昭

墨为千余年前我们的祖先积累劳动智慧创造出来的工艺结晶，它对文化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可惜五代、宋、元时期的诸多墨品未能见于后世，只在出土文物中偶见极少残品。明代万历至清代中期，可谓造墨鼎盛时期，良工辈出，品式繁多，制造精良。当时文人墨客，也不惜花费重资，选制收藏。经近几百年之变迁、兵燹，以及外国侵略者的巧取豪夺，古代墨品几乎丧失殆尽，那时的墨品若尚能保存至今，则应视为珍品。

建国以来，人民政府一贯十分重视文物保护。60年代中期，周恩来总理指示要系统整理文物，古墨被列为重要内容之一。作者尹润生因积有数十年收藏、探索和鉴定古墨的经验，决定编写《墨林史话》一书。他除了进一步奔走汇集我国墨史资料外，还走访国内许多博物馆，悉心钻研我国古墨发展史实。不料此书尚未编完，十年浩劫打断了这项整理祖国文化遗产的工作。

今检其遗作，加以整理、汇编，以期为藏墨同好和研究祖国文化遗产工作者提供一份参考资料。但终因编纂工作中断多年，材料难免有散失不全、疏漏差错之处，敬希读者鉴谅，并予以指正。

新版前言

张颖昭

墨在历代文化领域中占有很高的位置，无论著书、作画都起很大作用。东汉时代的古墓中出土了用以陪葬的墨，足见古代对墨的重视。那时的墨用手捏握成形，在墨上留有手指的痕迹，说明制作上是相当粗糙的。以后经过历代文人、工匠集中智慧，多方研究、改进，逐渐制成多姿多彩的佳墨。既有集书、画、镌刻、造型艺术为一体的外观，又有百年如石、一点如漆、宜书宜画的实质。好墨能为书画增辉，因而倍受文人学子珍视。晚明和清代康乾时期，墨业发展达到鼎盛，墨家相继而起，安徽省歙县、休宁、婺源等处成为制墨业的中心。为了商业上的竞争，各家挖空心思，精心研制，各尽所能，上乘墨品更多，墨的用途更加广泛，上至帝王御用、官吏进贡送礼、文人自怡，下至小学生习字、店铺记帐、书写公文信件，都需要用墨。与此同时，爱好收藏者也大有人在。文献记载中，特别是各制墨家、收藏家所著墨谱、墨说、墨表、墨考中，记录下来的墨品虽多，终因多年散失、磨毁，传世的极少，后人能看到的见于著录的古墨可以说凤毛麟角。尹

润生先生有鉴于前人书存墨散，凭个人不可能长久保存古墨的事实，曾于生前将他收藏和见到的古墨一一拓制成图，并分析考证、详加注释，名为《云烟过眼录》，以供后来人参考。可惜这一工作未能完成，先生即因病逝世。

1986年，尹润生遗稿《墨林史话》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，以墨的起源、沿革、变迁、鉴定等方面为主要内容，另有少数附图。这次《墨林史话》改版重排，我从尹润生当年与张子高、叶恭绰、张珣伯三位先生合著的《四家藏墨图录》及《云烟过眼录》中选出42幅明清两朝的墨品拓片，收进书中，并一一附注说明文字，对墨店、墨工、制墨者与时代背景等，加以概括的介绍，供读者欣赏、研究。

目 录

序.....	张颖昭
新版前言	张颖昭
壹 墨林史话	
貳 古墨撷英	
跋.....	敬斋

壹 墨林史话

一、墨的起源

二、墨的沿革变迁

三、鉴定方面若干问题

四、墨林人名、别名、室名一览表



一 墨的起源

中国墨是历代人们文化生活的必需品。它在文房四宝中，不仅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，而且还是一种综合工艺美术品。它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，并在国际上博得了很高的评价。墨虽有悠久的历史，但它的创始时期很难确定，其主要原因，是因为墨是以碳素单质（烟、煤）与动物胶相调合而加工成形的，碳素单质不会变质，而动物胶则容易因受潮生霉，失去其粘合性能，年代久远，墨的形体便由此而自行损坏。在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发过程中，发现了许多古代居住遗址和墓葬，伴有极其丰富的历史文物。但是迄今为止，有关古墨的发掘只有极少数的几件能作为研究资料，至于墨的起源和创始年代，只有从间接的实物和文献记载相互印证，才能得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结论。

最早的文献记载，我们可从《尚书》中找到两则论墨的记事：《舜典》篇中说：“象以典刑”、“五刑有服”。蔡沈注：象，如天之垂象以示人；而典者，常也，示人以常刑。所谓墨、劓、剕、宫、大辟，五刑之正也。《伊训》篇中说：“臣下不匡，其刑墨。”蔡沈注：墨，墨刑也。臣下不能匡正其君，则以墨刑加之。以上两篇所记，说明古代刑法中有一种墨刑，那是无可非议的。按墨刑即是黥面，在人的面额上刺刻，以墨涅染，其墨迹终身不能脱掉。这

种刑罚反映了古代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残酷暴行。

《尚书·说命》篇也说：“惟木从绳则正。”《仪礼》中记有：“绳墨诚陈，不可欺以曲直。”以上所记，说明在建筑方面木工截木所用墨线，是当时墨的一个用途。

《仪礼》中还说：“史定墨。……扬火以作龟，致其墨。”说明古代巫人占卜方法之一，先用墨画在龟上，然后灼之，视其卜文，以定吉凶。

以上墨刑、墨绳、墨龟三种不同的用途，都是以墨为主体。至于文献记载墨在书画方面的用途，略举一二如下：后汉·李尤“书契既造，墨砚乃陈，烟石附笔，以酒以申。篇籍永垂，纪志功勋。”（徐炬明《事物原始》）。则砚、墨二物皆自黄帝时始。但古人往往对于早期文物不知确切年代时，就推断为黄帝时代。正如范文澜在《中国通史简编》里所说的那样：“古代学者承认黄帝为华族始祖，因而一切文物制度都推源到黄帝。”看来李尤的观点就是从此而生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但尝见汉代瓦砚类多是由秦汉瓦改制而成砚者，一般题铭通称为“轩辕氏砚”，如果李尤从轩辕瓦砚与墨合在一起来推断，固然砚与墨有密切相连的关系，砚专为研墨之用，有砚就必有墨。“砚墨乃陈”的砚，很有可能是“轩辕瓦砚”，所以李尤推断墨始于黄帝，就不足为据了。

在文献记载中，元代陶宗仪对墨的论述，给人们留下了错误的印象。有些人每谈论早期墨史，多引用陶氏理论。陶宗仪所著《辍耕录》中关于墨的记述是：“上古无墨，竹挺点漆而书；中古以石磨汁，或云是延安石液。至魏晋时始有墨丸，乃漆烟松煤夹和为之。”所谓上古是指夏、商、周三代而言，固然三代文字多记之于金石，何能断言无墨。又如“竹挺点漆而书”，既否定了毛笔，又错误地论断了墨。从建国以来出土的历代竹简来考证，战国时代的竹简都是用毛笔蘸墨写的，没有见到漆书的竹简。其实古人所谓漆书，原“漆”与“墨”字通用，《仪礼》注解中说：“墨车，

漆车也。”“墨车漆之正墨无文饰，大夫所乘也。”由此可见，漆书即是墨书。“漆书”是用以区别刻书，漆字本身不是名词，而是语词，不可误解。至于陶氏所论“中古以石磨汁，或云是延安石液。”则更自相矛盾，按延安石液就是石油，宋人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早已断定，沈氏当时并用石油烧烟制墨，其质甚佳。陶氏所谓“以石磨汁”，是他根本没有把石墨弄清楚，因之陶氏论点不足为据。

明代罗颉《物原》：“伏羲初以木刻字，轩辕易以刀书。虞舜造笔，以漆书于方简。刑夷制墨，史籀始墨书于帛。……舜作羊毫笔，秦蒙恬作兔毛笔，王羲之作鼠须笔，刑夷作松烟墨，奚廷珪作油烟墨。”

明代黄一正《事物绀珠》：“刑夷始制墨，字从黑土，煤烟所成土之类也。”

这两部著作都谈到了“刑夷制墨”，笔者曾校对原刻本，刑夷之“刑”字都是刑法之“刑”，而《物原》同书中又有“邢夷作松烟墨”的“邢”字是姓氏的邢，不知是笔误，抑或是刻误，难以判断。考之“夷”与“彝”通，而“彝”又与“法”通用（见《礼·明堂位》：夏后代以鸡夷。）如此刑夷就可以通读为刑法；或是以夷九族之“夷”，都是说明古人用词，“刑”与“夷”可通用，也可以联系在一起用。所以罗、黄二氏所谓“刑夷制墨，史籀始墨书于帛”，可以这样理解：墨的创始用于刑法，到了史籀才用墨书于帛。这样才能与《舜典》五刑中的墨刑相符合。

以上是文献史料记载，我们还可以引用现有出土的实物来进一步推断。建国以来出土的墨数量不多，其中比较有研究价值的实物，略举其三，以供参考。

1. 河南陕县刘家渠东汉墓出土的五锭残墨。其中三锭已成土粉，两锭尚保存部分形体。这两锭东汉残墨（图1）在墨史上具有重大意义。应劭（东汉末年人）《汉官仪》中记有：“尚书郎起草，

月赐隃麋大墨一枚，隃麋小墨一”。又《东宫旧事》记：“皇太子初拜，给香墨四丸。”根据以上记载，可见墨在东汉已经有了大小规格之分，并以“枚”、“丸”相计；而又称之为香墨，说明在东汉已经有了相当高的制墨水平。刘家渠东汉墓中出土的残墨，其外皮有皱纹，墨质坚实，系用模压制而成锭，质料纯系松烟。魏曹植诗有“墨出青松烟”之句，是有一定根据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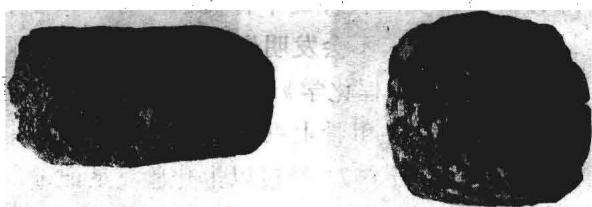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东汉残墨

2. 安徽祁门北宋墓出土的唐代“大府墨”。原墨压刻楷书阴文“大府”2字，由于被水浸，墨上的“大府”2字，出土后为了拍照用白粉勾画字边，以致形成“文府”2字；原来压印墨迹则似“大府”，也似“文府”。此墨笔者断定为“大府”，决非“文府”，理由如下：此墨虽从北宋墓出土，然详辨墨之形体朴素，其年代应在宋前，且“文府”2字，在墨史上也无实例。按《唐书·艺文志》有：“命左散骑常侍、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……其后大明宫光顺门外，东都明福门外，皆创集贤书院，学士通籍出入。

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，季给上谷‘易水’墨三百三十六丸。”“太”、“大”古代通用，“太府”即“大府”。从此墨的造型与压制方法看，其年代为唐代初期，也是与文献记载相符合的。

3. 山西省大同冯道真墓出土的元代“中书省”墨。此墨形体尚完整（图2），是研究元代墨极为珍贵的资料。墨为牛舌形，一面镌刻一龙，上有一珠，绘图与雕刻艺术与宋代风格相埒；一面篆书阳文“中书省”3字。此墨埋藏在地下数百年，长期受潮气的浸蚀，已经断裂，但仍可见一个完整形体。它既能表现出元代墨的艺术水平，又能体现唐宋两代墨的风度。

清光绪二十五年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字，大都流散到国外。远在1937年，美国人怀疑甲骨文字中有朱和墨书写的，认为在奴隶社会时代中国人不会发明朱墨，可能是用奴隶的鲜血书写的，所以在《工业及工程化学》（分析版）作了颜料的微量化学分析。化验结果证明，在甲骨上书写的文字，红色是朱砂，黑色是碳素单质（现在墨的原料）。经过以上化验，足证朱砂与墨在殷代已经开始被巫人用来书写文字了。

陈梦家《殷墟卜辞综述》中，对于墨书甲骨有以下考证：“……在甲骨上用笔书写硃书或墨书，有两个特点：一是字写的特别大，比同版的契文大得多；二是写在背面的居多，就我所知还没有发现有写在正面的。……甲和骨正面富胶质与磁质，不容易上墨，所以很少书写在正面的。……所可决定者是刻辞涂以殷朱和墨以及刻兆，都盛行于武丁一时。”这样的考证说明：殷代巫人已经掌握了用墨为占卜的工具，不仅用墨书写甲骨，还用墨与朱砂涂甲骨上所刻文字，以示清晰悦目。这又符合《礼记·玉藻》所记之墨龟，同为巫人使用的占卜工具。

综合以上文献记载，及间接实物与出土实物相互印证，可以认定，中国墨的起源应在公元前12世纪以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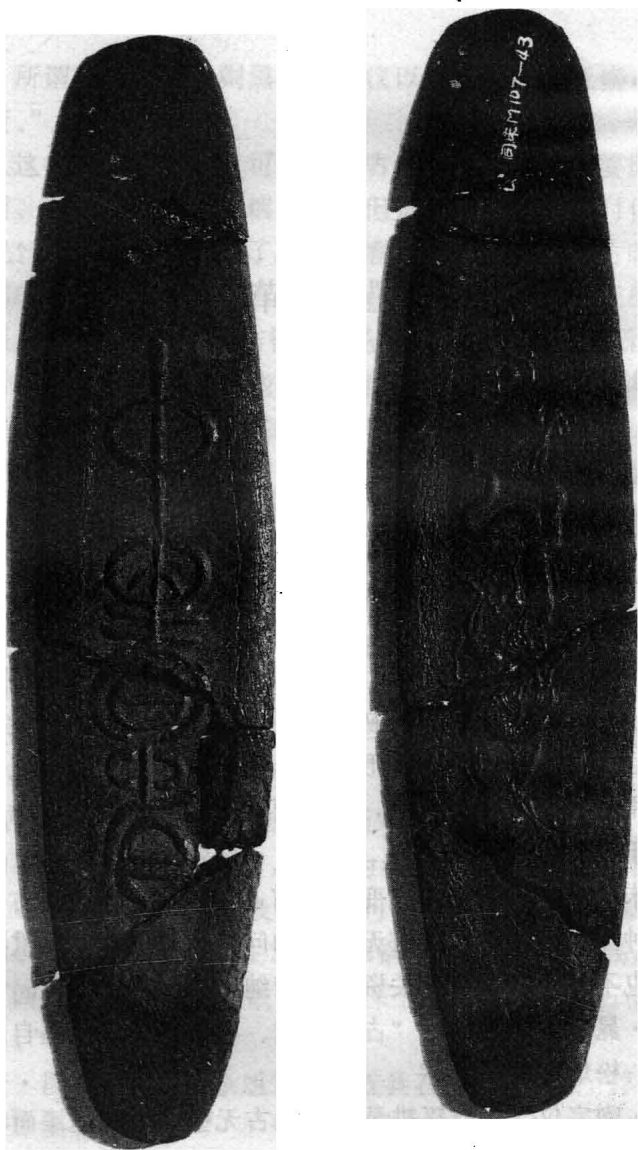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2 中书省墨

墨的沿革变迁

按“黑”的本字是“𤙖”，从炎，上出囧，囧与囧同，象征灶突。“墨”字的组成又从土从黑，若单从字的组织结构来看，墨是物质的变化，经燃烧过程成了黑色土粉。后汉刘熙《释名》：“墨，瘠也，似物瘠墨也。”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：“古者以黑土为墨，故字从黑土。许慎《说文》曰：‘黑烟胶所成土之类也，故从黑土。’”

从上面对于墨字的结构、组成的解释，可以说明古代的墨，开始是黑土，也就是土粉，最初未成任何形状，随着社会发展和需要，以后才逐渐形成了各种形式，从墨粉而成丸、挺，从用手团揉而改用墨模制成各种形状，中间要经过很长时间。它的发展过程，容于下面详述。

在未讨论历代墨的形式变迁之前，首先要弄清墨在古代都采用哪几种原料，在时间上有无区别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很重要，文献记载也不一致，现将有关资料，归纳起来，以便研究。

宋·晁贯之《墨经》：“古用松烟、石墨二种，石墨自魏晋以后无闻，松烟之制尚矣。”

元·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：“上古无墨，竹挺点漆而书。中古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，至魏晋时始有墨丸，乃漆烟、松煤夹和为之。”

明·杨慎《丹铅总录》：“古者漆书之后，皆用石墨以书，《大

戴礼》所谓石墨相著，则黑是也。汉以后松烟桐煤既盛，故石墨遂堙废。”

从这些文献记载中，可以知道古代墨所采用的主要原料共分为松烟、石墨、漆烟、桐烟四种，但是这四种烟料在时代上，何者在先？何者在后？又有了不同的看法：晁贯之认为古时松烟和石墨同时并用，魏晋以后石墨堙废；陶宗仪认为上古无墨，中古用石墨，魏晋以后用漆烟与松烟；杨慎认为古者漆书之后用石墨，汉以后用松烟与桐烟。这些不同看法的主要分歧是松烟与石墨同时和先后的问题；其次是在魏晋以后采用漆烟与松烟，或是松烟与桐烟的区别。相同之处则一致认为在魏晋以后石墨堙废。有关“上古无墨”的问题已在前面谈过了，肯定上古有墨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。既然主要的分歧是在石墨与松烟，它们之间究竟是同时并用，抑或有先后的区别？那就有必要进行研究。兹先将有关石墨的文献材料摘录出来（这里仅选录比较真实可靠的记载，其涉及神话和无稽之谈，则不录举），把石墨彻底研究清楚，然后再与松烟的文献材料来比较，那么，松烟与石墨的年代问题，也就不难解决了。

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：“酒泉郡延寿”注：“《博物记》曰：‘县南有山石出泉，水入如宫簾，注地为沟。其水如肥，如煮肉泊，羹羹永永，如不凝膏。燃之极明，不可食。县人谓之石漆。’”

后魏·酈道元《水经注》：“酈都铜雀台北冰井台，高八尺，有屋一百四十间，上有冰室数井，井深十五丈，藏冰及石墨焉，石墨可书。”

唐·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：“高奴县石脂水，水膩，浮土如漆，采以膏车及燃灯极明。”又“无劳县出石墨，爨之，弥年不消。”

宋·沈括《梦溪笔谈》：“酈延境内有石油。旧说高奴县出脂水，即此也。生于水际，沙石与泉水相杂，惘惘而出。土人以雉尾裹之，乃采入缶中。颇似淳漆，燃之为麻，但烟甚浓，所霏幄

幕皆黑。予疑其烟可用，试扫其煤以为墨，黑光如漆，松煤不及也。遂大为之，其识文为‘延川石液’者是也。”

宋·苏轼《东坡志林》：“陆士衡（机）与士龙（云）书云：登铜雀台得曹公所藏石墨数瓮，今分寄二螺。……沈存中帅鄜延以石烛烟作墨，坚重而黑，在松烟之上。曹公所藏，岂此物也耶？”

宋·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：“石烛出延安，坚如石，照席甚明，有泪如蜡而烟浓。”

《石门遗事》：“石墨洞治东南三十里，志称洞产石墨。考之汉尚书令仆丞郎月给隃麋墨二枚或指此。然墨产不类烟，颇粗不堪用，当时或别有制法，寝失其传耶？”

把以上这些材料详细分析并加比较，其中要以沈括所著的《梦溪笔谈》所记的较为翔实。因为沈括（1031~1095年）曾于宋元丰二年为鄜延经略使，身临其境，躬逢其事，故所记殊可置信。所谓石墨，并不是石质的墨，也不能直接用石墨来书写，仍必须经过燃烧过程将石墨烧成烟料，然后才能制墨。石墨本是液体，正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所说：“坚如石，有泪如蜡。”实与今日的石油中的白蜡、沥青一样，以其质坚如石，因而得名。质言之，石墨是墨的原料，与松烟、桐烟等完全一样，其制造工序，并无区别。至于石墨的产区根据以上材料，以在陕西省延安一带地方最为丰富，即是《酉阳杂俎》所说的高奴县，也就是唐代的延州，在今陕西延安县东。所谓“石烛”、“石漆”、“石脂”、“石液”、“石墨”等，名称虽不同，其实都是指石油而言。盖“石油”之名，始自沈括《梦溪笔谈》，其后如《明一统志》、《格古要论》诸书，都称延州石油，足证用石油烧制作为墨的烟料，其来有自。我们把石墨的性质、产区以及如何制造等研究清楚之后，不难理解石墨并不是墨，而是墨的一种烟料。

其实我国先民们在很悠远的时代，早已发明烧松树和其他多油的树木当作烟料，虽年代尚不能明确规定，但松烟先于石墨，那